



# 英国牛津运动研究

A Study on the Oxford Movement in Britain

唐 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英国牛津运动研究

A Study on the Oxford Movement in Britain

唐 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牛津运动研究 / 唐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 - 7 - 5203 - 4708 - 2

I. ①英… II. ①唐… III. ①罗马公教—基督教史—研究—  
英国—近代 IV. ①B97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45516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芳  
责任校对 闫萃  
责任印制 王超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413 千字  
定价 9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 目 录

引言 .....	(1)
<b>第一章 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 .....</b>	<b>(5)</b>
第一节 一战前的牛津运动研究 .....	(8)
第二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阶段 .....	(16)
第三节 当代学者的牛津运动研究 .....	(19)
<b>第二章 牛津运动兴起的背景 .....</b>	<b>(30)</b>
第一节 19 世纪初的教会危机与牛津运动的兴起 .....	(30)
第二节 牛津运动前英国教会的状况, 高教派和福音派对 牛津运动的影响 .....	(40)
一 高教派与牛津运动 .....	(43)
二 福音派与牛津运动 .....	(50)
第三节 牛津运动的“小环境” ——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与书册派的形成 .....	(55)
<b>第三章 牛津运动的早期阶段 (1833.7—1836.2) .....</b>	<b>(63)</b>
第一节 政教之争——牛津运动的导火线 .....	(63)
第二节 “大公教会”与“使徒统绪” ——书册派对“教会”概念的再思考 .....	(78)
一 两个概念在教会史上的演变简况 .....	(80)
二 书册派对两个概念的阐释 .....	(87)
第三节 天主教会的“耶稣会士”? ——书册派对罗马教会的论述 .....	(101)
第四节 “礼仪之争”——牛津运动关于圣礼问题的争论 .....	(113)
一 洗礼 .....	(115)

## 2 英国牛津运动研究

二 圣餐 .....	(119)
三 忏悔 .....	(129)
四 圣礼问题争论的实质 .....	(131)

### 第四章 牛津运动的深化与书册派“怀疑主义”特征的彰显

(1836. 2—1841. 1) .....	(135)
第一节 汉普顿事件 .....	(135)
第二节 《圣经》与传统之争：怀疑主义的出现 .....	(142)
一 牛津运动早期，书册派对《圣经》与传统关系的论述 .....	(142)
二 第 85 篇书册：纽曼《圣经》观的集中体现 .....	(157)
三 英国教会对书册派圣经观的回应 .....	(170)
第三节 其他重要宗教问题的争论 .....	(176)
一 对新教的评价和论述 .....	(176)
二 对罗马教会的态度 .....	(183)
三 对大公教会和使徒统绪的进一步探讨 .....	(191)
四 与高教派的裂痕 .....	(195)
五 弗劳德《文存》引起的风波 .....	(200)
六 隐修主义 .....	(203)
第四节 第 90 篇书册的发表 .....	(209)

### 第五章 纽曼的改宗与“发展”思想的出现

(1841. 2—1845. 10) .....	(220)
第一节 围绕第 90 篇书册的争论 .....	(220)
第二节 纽曼改宗天主教 .....	(228)
第三节 《论基督教义的发展》的发表 .....	(244)
一 “发展”思想的含义 .....	(245)
二 “发展”思想的发展历程 .....	(260)
三 “发展”思想的影响和争议 .....	(273)

### 第六章 从精英到下层

——牛津运动的社会影响 .....	(293)
第一节 书册派对圣事的变革与重仪主义运动 .....	(293)
一 19 世纪 30—40 年代的宗教礼仪变革 .....	(293)
二 重仪主义运动 .....	(300)

第二节 书册派对社会问题的主张 .....	(309)
一 书册派对教堂座位租赁的批评 .....	(309)
二 书册派对教会社会功能的认识 .....	(316)
三 书册派对拜金主义的批评 .....	(324)
结论 牛津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地位 .....	(330)
参考文献 .....	(335)
附录 重要术语中英文对照表 .....	(358)
致谢 .....	(362)

## 引 言

提起 19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人们最先想到的一定是轰鸣的机器、高耸入云的工厂烟囱和冒着滚滚浓烟呼啸驶过原野的蒸汽机车，这幅图景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工业革命的洪流席卷了整个英国，中世纪以来那种悠闲的田园生活彻底终结了，人们紧张忙碌，为了生活四处奔波。

在这样一个时代，旧有的制度和观念必然要受到考验，而基督教会，作为旧制度的典型，受到的考验尤为严峻。正如 20 世纪教会史研究的大家、剑桥大学教授欧文·查德威克在其名著《维多利亚时代的教会》中所指出的：“所有的旧机构都面临批评，而教会作为最古老的机构被批评得最厉害。”<sup>①</sup> 工业革命向人们展示了财富无限增长的可能性，一种以物质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受到人们的青睐，而基督教对精神生活和天堂的追求被认为是虚妄不实的，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就更强化了人们的这一思想倾向。可以说，基督教自诞生以来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挑战，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然而，基督教毕竟支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一千余年，掌握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和思想资源，许多人仍然感念它的“深仁厚泽”。这也意味着基督教会依旧有能力对新观念进行一场反击，同时亦有能力进行自身的改造，欧洲各国的宗教界都不乏这样的例子。而这其中以英国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的一批教士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最为典型，因为这场运动是以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为中心的，运动的主要人物如约翰·纽曼、约翰·基布尔、理查德·弗劳德、爱德华·皮由兹等都任教于奥利尔学院，所以史称“牛津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主张集中体现在 1833—1841 年出版的 90 篇书册（总称《时代书册》）中，所以又称“书册运动”，而牛津运动的领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也获得了“书册派”（Tractarian）的别称。

---

<sup>①</sup> Owen Chadwick, *The Victorian Church*, Vol. 1,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66, p. 34.

从某种角度来看，牛津运动无疑是保守和不合时宜的。尤其在运动之初，书册派拒绝给予不信国教派（Dissenter）在牛津大学就读的权利，反对非国教徒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地位。而从微观的生活史角度来看，书册派也是19世纪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另类，尽管他们经济地位优越（高级教士是当时英国社会的高收入阶层），但却与工业革命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和舒适生活保持着距离，而欣赏古代教会提倡的清贫生活，运动的头号人物约翰·纽曼生活朴素、终身未婚，后来他还在离牛津大学不远的利特莫（Littlemore）建立了一个隐修机构，倡导恢复古代教会的隐修主义<sup>①</sup>；另一位代表人物弗劳德经常禁食，睡在没有铺垫的床板上。他们的这些行为，令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处于一种时代错置（anachronic）状态。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整场运动是倾向于向后看的，它从早期教会和中世纪教会得到灵感，并且几乎是不自觉地追寻已失去的、连贯一致的、威权主义的教会秩序，这与那个时代的工厂、铁路和新的社会阶层、激情和反威权主义是格格不入的。”<sup>②</sup>

然而，令人注意的是，尽管牛津运动似乎有一种“陈腐”气息，但是，据笔者的观察，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对牛津运动的研究史中，除了一些有反天主教情结的教会学者激烈攻击书册派要把英国国教引入罗马天主教的怀抱以外（这种批评是基于教派之争的立场，进入20世纪后，影响力也呈日益下降之势），大多数学者对牛津运动并没有过多的贬低，而是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冷静地评价牛津运动在英国历史中的地位，认可这场运动是英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见，西方学者无疑更加容易理解牛津运动的发生逻辑与书册派的行为逻辑，而对生活在无神论氛围中的中国学者而言，要理解这一点是很困难的。

此外，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书册派无疑是坚定的护教者，他们对古代教会的推崇，对传统的大力提倡，都显示出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气质；可是书册派的观点，却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受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巨大成就的影响，并带有明显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气息。无论书册派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学说客观上却对基督教权威起

① 对“隐修主义”（Monasticism）一词，过去国内学者多译为“禁欲主义”，但从其真正的含义来看，应当是指修道士所奉行的一整套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并不完全与禁欲有关。而且“禁欲主义”有强烈的贬义色彩，而本书则是以一种中立的态度评价书册派这方面的主张，所以本书将 Monasticism 译为“隐修主义”。

② Kenneth Hylson - Smith, *High Churchmanship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Edinburgh T. & Clark Ltd. , 1993, p. 126.

到了一种瓦解和破坏作用。在当时的各宗教派别中，书册派无疑是最坚定维护基督教传统的，在实际上却产生了“物极必反”的效果，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想演进逻辑？

要解答这些问题，只能回到牛津运动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对书册派原典著作的细致解读，才能给出较为准确的答案。正如何光沪教授所指出的：“对基督教思想这类复杂玄奥的事物，倘无第一手资料和深切的探究，是很容易产生误解的。”<sup>①</sup>毫无疑问，由于巨大的文化背景差异，当代中国学者是不易理解19世纪英国教会人士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逻辑的。我们当然可以不认同他们的信仰，但至少应当充分了解他们的行为动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对他们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才不至于产生轻慢、偏见和无知。

从一般意义上说，这场运动是基督教会现代性变革所作的一次回应，主观上它是想回归基督教的传统，但客观上却对基督教进行了一次变革。而运动的领导人纽曼也宣称，这是安立甘教会史上的第二次宗教改革。<sup>②</sup>实际上，从大环境来看，19世纪的教会危机较16世纪宗教改革时更加严重，16世纪的教会危机主要体现在罗马教会的腐败问题上，宗教改革所反对的主要是罗马教会的权威，并主张以《圣经》的权威取代教会的权威，而不是质疑基督教本身，宗教改革所建立的新教会甚至比旧教会更为不宽容。而到了19世纪，教会权威与《圣经》权威同时遭到挑战，使整个基督教的体系都有被颠覆的危险，基督教的敌人可以从当时的自然科学、哲学和宗教研究中找出大量批判基督教的武器，这也迫使牛津运动不得不走得比16世纪的宗教改革更远，思考得更加深入，但最终他们仍然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这种困境的产生，显然不能归因于书册派思想家才智的不足（他们无疑都是出色的思想者），而要归因于宗教所依赖的超自然力、启示和奇迹，与自然力、理性间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在19世纪以前，由于人类理性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存在许多不足，很多时候还要依赖宗教，这一矛盾并未充分显现，但在19世纪，随着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飞跃，日益要挤占宗教原有的地盘，这一矛盾呈现出井喷之势。书册派竭力弥补这一矛盾，甚至不自觉地吸收了19世纪科学的一些成就，来树立基督教权威的新基础。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越深入，他们为协调

① [美] 詹姆斯·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何光沪、高师宁译，下卷，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992页（何光沪译者序）。

② John Newman, *Apologia Pro Vita Sua: Being a Reply to a Pamphlet Entitled "What, Then, does Dr. Newman Mean?"* London: Longman & Green, Roberts and Green, 1864, p. 95.

#### 4 英国牛津运动研究

二者付出的努力越多，反而越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矛盾的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讲，牛津运动在宗教思想史上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

同时，牛津运动并不只是一场精英思想运动，它对英国社会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基督教会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适应社会的需要，使人们仍然能对基督教保持虔诚和热情。在这方面，教会至少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而牛津运动则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这样，就出现了另一个矛盾现象——尽管19世纪的学者已经发现了基督教所倚重的《圣经》权威和教会权威都有诸多疑点，但在实践方面，教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力仍然保持着，在某些方面，人们对宗教活动的热情甚至有所增加，这种矛盾现象也是本书所研究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场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它对基督教所进行的调整有哪些方面，对基督教的演变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在书册派主观动机和客观达成的效果之间，有何矛盾和张力？这些矛盾和张力又是怎么产生和演变的？这些问题都只有经过对19世纪基督教原典的深入解读和研究后才能得出较为令人信服的答案。

## 第一章 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

学术史的梳理是任何严谨的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对牛津运动而言，学术史梳理的意义尤为重要，因为西方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跨越一个半世纪，其间，人们对基督教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要反映到对牛津运动的研究当中，其中所折射出的宗教观念的变迁，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历史。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综述所涉及的内容，有必要将牛津运动的大体进程和相关的核心问题作一简要的介绍，因为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学者们对牛津运动的研究，大部分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1833年7月14日，约翰·基布尔在牛津大学圣玛丽堂发表了史称“举国叛道”的讲演，指出了安立甘教会所面临的危险形势，呼吁教会人士采取措施来挽救危机，通常认为，这次讲演标志着运动的开始。其后，书册派开始发表一系列小册子（即著名的《时代书册》），全面阐述自己的主张。在运动的初期，书册派得到了福音派和高教派<sup>①</sup>的支持，因为，书册派主张重振教会的权威、批判信仰自由化和多元化，这是与福音派和高教派完全一致的。然而，在对安立甘教会权威衰落和信仰危机成因的解读以及挽救的方法上，书册派与英国国教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主流派别（无论是福音派还是高教派<sup>②</sup>）认为这场危机源于自由主义学者对《圣经》权威的质疑和抨击，他们强调继承宗教改革时

---

① 有关福音派和高教派的具体情况，将在正文中进一步介绍。

② 英国基督教各派别的关系错综复杂，难于界定，总体来说，高教派是安立甘宗的正统派别和坚定维护者，而福音派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一部分福音派承认安立甘宗的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并接受安立甘宗的教阶制度，可视为安立甘宗之一部，而另一部分福音派则对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有一定程度的异议，尤其是不接受安立甘宗的教阶制度，主张由教众自己选择教会的管理人员，被称为 Dissent Evangelical（不信奉国教的福音派）。

期的“唯凭圣经”（*sola scriptura*）精神，坚定对《圣经》的信仰。<sup>①</sup>而书册派对这一问题就看得深远得多。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和这一运动所奉行的“唯凭圣经”正是导致安立甘宗陷于危机的深层原因，宗教改革割断了安立甘教会与16世纪之前基督教所积淀的深厚传统的联系，安立甘教会似乎完全成了亨利八世的创造物，成了国家的附属品，这样一来，基督教的传统就不能为维护基督教权威提供任何资源，基督教的权威完全被系于《圣经》这部书上。<sup>②</sup>而“唯凭圣经”则使得《圣经》的权威和人类的理性之间没有任何中介，任何人都可以凭自己的理性来理解《圣经》，而无须其他权威的制约。<sup>③</sup>这就造成了两种看似相反实则出于同根的结果：一是人人都可以认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是合理的，谁也不能说服谁，造成信仰多元主义的泛滥；二是传统、习俗等“软性”约束消失后，教会的掌控者为了推行他们的意志，会用权力强行推行他们的信仰，这种约束其实极为严酷，它将强势教派对《圣经》的理解奉为唯一的正统，不允许有任何违反，事实上使得基督教信仰成为一个僵硬的体系。

为此，书册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第一，否认16世纪宗教改革对英国国教的形成有决定性意义，也否认国教属于新教（Protestant），<sup>④</sup>而

① 当然，高教派和福音派的主张也有很大差异，福音派基本上是“唯凭圣经”的坚定支持者，而高教派除重视《圣经》权威外，也强调教会传统是基督教权威的来源，但他们都与书册派的观点有尖锐对立。

② 《圣经》与传统是基督教权威的两大来源，这是基督教研究中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圣经》对于基督教权威的重要性自然不需多言，而基督教对传统的重视，除了人们心中普遍怀旧情绪的作用外，也与基督教自身的特质有关，正如拉尔夫·索克曼所言：“教会人士对新生事物很少有热情。他要求规划中的改革必须贴上旧权威的标签。”（Ralph Sockman, *The Revival of the Conventual Life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W. D. Graw, 1917, p. 7.）当然，传统与《圣经》的权威不可避免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也是牛津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③ 这种情况确实是“唯凭圣经”观念所必然导致的一种困境：它看似对《圣经》的含义采取最忠实的理解方式，但问题在于，《圣经》中有许多语句的含义本身就是充满争议的，因此，“个人判断”（private judgment）在理解《圣经》时很容易成为事实上的最终权威，大科学家牛顿对《圣经》的态度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一方面宣称不能让“个人判断”决定《圣经》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但是，他另一方面声称，当对《圣经》语句的含义的理解有争议时，他将采取自己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参见 Isaac Newton, *Two Letters of Sir Isaac Newton to Mr. Le Clerc*, London: J. Paine, 1754, pp. 76-77）。

④ 笔者在这里将 Protestant 译为“新教”，是遵循中国学者长期以来的习惯，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译法恐怕并不符合书册派的原意，因为牛津运动的灵魂人物约翰·纽曼曾说过：“我不喜欢 Protestant 这个词的原因，在于它没有任何宗教的含义，而且可以与不信仰兼容。”（参见 John Newman: *Apologia Pro Vita Sua: Being a Reply to a Pamphlet Entitled “What, Then, Does Dr. Newman Mean?”* London: Longman & Green, Roberts and Green, 1864, p. 145）从这句话推断，采用不太常用的“抗议宗”一词来翻译 Protestant 可能更符合书册派的原意，因为书册派是与新教对立的，因此贬低新教，认为其没有固定的原则。

是认为英国国教起源于耶稣在公元后不久建立的原始教会 (Primitive Church), 即所谓的“大公教会” (Catholic Church)<sup>①</sup>, 这意味着, 安立甘宗并非人间的权柄所创, 而是由神所创。第二, 推崇“大公教会”传统, 这一传统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 包括了基督教会漫长历史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众多对《圣经》的解释、圣礼和习俗等, 这些传统的存在, 使得个人不能单凭自己的理性来理解基督教的权威, 而要受其约束。第三, 对安立甘宗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 认为罗马教会确实是由耶稣的门徒彼得所立, 也是“大公教会”的一个成员, 尽管它有诸多错误, 但仍保有大公教会的本质, 所以安立甘宗应当吸取罗马教会合理的成分, 以实现基督教的复兴。第四, 对《圣经》权威的质疑, 书册派摆脱了对《圣经》的绝对崇拜, 而且吸取了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成果, 注意到了《圣经》中的记载与自然规律的不一致, 同时, 他们也意识到《圣经》的成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 尽管书册派原则上不否认《圣经》是上帝之言, 但又主张对《圣经》权威应当有全面综合的把握, 尤其要结合传统来理解, 从书册派的主观意图来说, 这样做绝对不是要动摇基督教的权威, 而是要以此挽救基督教权威, 但他们对《圣经》权威的质疑, 却产生了出乎他们意料的结果。第五, 在综合以上观点的基础上, 到 1845 年, 纽曼提出了在基督教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认为, 基督教历史上各种教派之间的冲突、矛盾, 包括正统与异端之间以及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是基督教发展史中的正常现象, 也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正统教义事实上包含着众多异端和异教的因素。这一思想改变了基督教思想惯用的正统一异端截然相分的思维模式, 并大大超出了那个时代所能接受的限度, 遭受了激烈的反对。纽曼等人在这种压力下, 对英国国教失去了信心, 并向罗马天主教靠拢, 并宣称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中, 只有罗马教会是最接近大公教会真理的。从 1841 年开始, 一批书册派分子陆续皈依罗马天主教, 1845 年 10 月 9 日, 牛津运动的头号人物约翰·纽曼也加入了罗马天主教, 有不少人把该事件视为牛

① 一定要注意, 在书册派的作品中, 单个的 Catholic 一词基本上不能译为“天主教”, 因为在汉语中, “天主教”一词是专指罗马教会的, 而在书册派的观念中, Catholic 意为“大公的、普世的”(虽然从来不存在一个有形的“普世教会”, 但它是书册派一直以来的理想), 如果轻率地把 Catholic 译为“天主教”, 是对书册派思想的严重误解。当有必要提到罗马天主教时, 他们通常用 Rome Catholic Church 或 Church of Rome 来指称。因此, 本书在翻译书册派语境中的 Catholic 一词时, 都译为“公教”。有关这一概念的更多情况, 将在有关章节中加以介绍。

津运动结束的标志。<sup>①</sup>实际上,牛津运动对英国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影响远未终止。不过,到这时,大规模的论战已经结束,而对牛津运动的反思和总结则逐渐展开了。

## 第一节 一战前的牛津运动研究

从1850年前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牛津运动研究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研究者大都与牛津运动本身有密切联系,许多人要么是运动

---

① 关于牛津运动何时结束这一问题,观点尚有分歧,相当多的著作把牛津运动的终点定格在1845年10月纽曼加入罗马天主教。比如,影响甚大的理查德·威廉·彻奇(Richard William Church)的《牛津运动十二年,1833—1845》(初版于1891年)就采用了这一观点。而在牛津运动的反对者中,这一观点就更为普遍。因为,他们认为纽曼加入天主教,既说明书册派终于暴露了他们的阴谋——要把英国国教天主教化,也意味着这一阴谋的破产,所以,纽曼改宗事件是牛津运动的终结。这种理解,事实上就是简单地把牛津运动的目的归结为将英国国教天主教化,完全否定牛津运动在多方面的意义。实际上,牛津运动对安立甘教会和英国社会的影响并没有在1845年终结。如果说1845年以前,牛津运动在英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精英教士阶层大规模的论战的话,那么,1845年之后,牛津运动则逐渐显露出对英国宗教、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尤其是下层社会的影响。这是因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牛津运动影响了大批青年教士和大学神学院的学生,这批人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安立甘教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按照书册派的主张改造教会,并且通过他们的宗教活动,对普通英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所以,到了20世纪初,支持书册派的学者S. 奥拉德在《牛津运动简史》一书中,就完全没有提及1845年这一时间点,他在该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载了19世纪下半叶,书册派的后继者——重仪派在国教中所倡导的“礼仪复兴”,即宗教仪式在这一时期的变革,显然在奥拉德看来,这种变革是牛津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战以后,牛津运动研究完全摆脱了狭隘的教义之争,牛津运动对英国教会和社会长时段的影响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这使得1845年这一时间点进一步被淡化。《维多利亚时代的安立甘重仪派》一书明确指出,一部分书册派在19世纪下半叶领导的“重仪主义”(Ritualism)运动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牛津运动的第二阶段(见Nigel Yates, *Anglican Ritualism in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1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79.)。而赫林所著的《什么是牛津运动》也专门论述了牛津运动的结束时间这一问题,该书认为包括彻奇在内的众多学者,虽然都认为牛津运动在1845年结束,但另一方面都认为牛津运动的影响并不止于1845年,许多著作之所以把研究下限定在1845年,只是因为1845年后牛津运动的影响变得更为复杂和深远,研究起来难度更大(见George Herring, *What was the Oxford Mov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pp. 3—4)。美国学者弗兰克·特纳、英国学者欧文·查德威克则注意了牛津运动后期纽曼等人对《圣经》权威的质疑和解构以及把基督教视为一动态发展之体系,这种思想与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圣经批评等重要问题产生了交集,这就使得牛津运动的影响绝不是只到1845年就终结。而笔者也认可牛津运动在多方面的意义,并且不认可牛津运动在1845年10月结束这一观点。

的领导者或积极参与者，要么是运动的激烈反对者，另外有些年轻作者虽然没有经历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运动的高峰期，但与运动的当事人有血缘关系，或与之保持着忘年交，可以在当事人的晚年对其进行访问，获得口述资料，或得以查阅当事人关于牛津运动的日记和书信。很自然地，这一时期牛津运动研究有三个显著特点。一、许多著作带有鲜明的倾向性，要么热情地讴歌牛津运动，认为运动使得陷于困境的安立甘教会获得了新生，捍卫了基督教的尊严；要么猛烈抨击这场运动，认为它不过是罗马天主教在英国的死灰复燃。19 世纪末，牛津运动研究的权威人士理查德·威廉·彻奇就说，许多牛津运动的文章是由该运动领导人的朋友或敌人所写。<sup>①</sup>这种尖锐的对立，本身就是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牛津运动所进行的激烈论争的延续，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著作不仅是关于牛津运动的反思和研究，而且完全可以看成牛津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尽管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可能有失“持平公允”，但由于它们毕竟出自牛津运动亲历者之手，采用了众多一手史料，因此仍然为后世研究者所重视。正如彭小瑜教授所说：“在纯事实的层面上，教会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受到有限史料的制约，不可故意无中生有或歪曲真相。他们都必须尊重事实，力图正确地重建过去发生的事件和情形；避免随意删减和添加。”<sup>②</sup>不过，笔者在阅读相关著作的过程中，还是发现了当时的一些学者出于门户之见而“无中生有”或“歪曲真相”，这也折射出 19 世纪下半期围绕牛津运动所进行的论争之激烈。三、以现代学者的观点来衡量，当时研究者的视角似乎过于狭窄，许多著作拘泥于教派之争，不厌其烦地讨论烦琐的教义。特别是“书册派是否属于罗马天主教”这一问题，争论得极为激烈。在当时，人们对这个问题极其关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教派归属问题在那个时代仍然是一件大事，而在宗教氛围已经十分宽松的现代英国，这个问题自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现代学者已经摆脱了那种狭隘的教派之争的视角，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研究牛津运动。

1856 年出版的爱德华·布罗内（Edward Browne）所著的《书册运动史》是较早的一部牛津运动的研究专著，该书作者原为英国国教徒，后来加入罗马天主教。<sup>③</sup>该书认同牛津运动的基本立场，即安立甘教会与罗马

① Richard William Church, *The Oxford Movement, Twelve Years*, thir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09, p. 34.

② 彭小瑜：《教会史的学科界定和方法论》，《西学研究》第 1 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72 页。

③ Henry Browne: *The Oxford Movement*, London: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32, p. 32.

天主教同属“大公教会”的成员，并坚决否认安立甘教会属于新教，<sup>①</sup> 还认为牛津运动之所以在英国没有受到广泛支持，是由于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sup>②</sup>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本身是一位由英国国教改宗天主教的教徒，所以，他也非常注意牛津运动时期的“改宗”问题（即由英国国教改信天主教），并记录了许多改宗者的相关情况，这为后人研究牛津运动中的改宗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布罗内的著作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在牛津运动期间，有相当数量的英国国教徒加入了天主教。正是围绕这一现象，牛津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众所周知，英国有根深蒂固的反天主教的传统，因此，自牛津运动伊始，安立甘教会中那些敌视罗马天主教的人士就攻击牛津运动与罗马教会沆瀣一气，而书册派分子的改宗就给敌对者提供了靶子，他们攻击书册派是安立甘教会内部暗藏的天主教分子，书册派则为自己进行了顽强的辩护，这一课题就成为 19 世纪有关牛津运动的著作中讨论的一个热点。在这方面，1864 年约翰·纽曼所写的《自我辩护》是最重要的著作，此书实际上是纽曼为了回应安立甘教会中的福音派代表人物查尔斯·金斯利对自己的批评而作的。1863 年圣诞节，金斯利写了一本小册子，对纽曼进行抨击，金斯利的抨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对纽曼的人品提出质疑，他认为，纽曼在其布道和著作中，为了使他的观点被更多人信仰，不惜使用“神职者谋略”（priestcraft）和当“两面派”（double-dealing），这样一来，真理就不再是绝对神圣的了，而只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它造成的结果是，英国许多年轻人被毒害，丧失了坦率和真诚的品德。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金斯利还举出纽曼的得意门生威廉·乔治·沃德的观点，证明整个书册派都是缺乏真诚这一品质的。沃德曾说：“坦率真诚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策略。”<sup>③</sup> 针对这一指控，纽曼竭力证明自己是清白的。<sup>④</sup> 在《自我辩护》一书中，纽曼回顾了他从出生到 1845 年改宗罗马天主教之间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宗教观点的变迁，纽曼强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真诚之心，而对 1841—1845 年，他逐渐认可和转向罗马教会的这一过程，纽曼做了极为详细的说明，其中心很明确，那就是改宗是他发自内心的选择。但是这种辩解是否是真实的很难让人相信，有人就认

① Edward Browne, *History of the Tractarian Movement*, London: C. Dolman, 1856, p. xiii.

② Ibid., p. 43.

③ Charles Kingsley, *What, Then, does Dr. Newman Mean? a Reply to a Pamphlet Lately Published by Dr. Newman*, seco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64, p. 16.

④ John Newman, *Apologia Pro Vita Sua*, p. 6.